



一部反对被诠释的“长诗”

——评尤里·科兹洛夫的《大理石被子》

□[俄]伊万·罗季奥诺夫 常景玉 译

“去研究研究吧,您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这个,”阿格里皮娜扯了扯毛衣上的线织小紫果说道,“文学研究需要的就是勇气和直觉,大胆干吧!”

需要事先说明,这本《大理石被子》是一部文集,收录了尤里·科兹洛夫的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敌对的裁缝》早在十年前就已单独成书出版。而作为书名的中篇小说《大理石被子》(作者本人界定为“长诗”体裁)则是首次成书出版。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部作品。

当作者突然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长诗”时,总不免让人有些失措。一方面,难免会觉得这像是作者的即兴之举、任性玩笑,或是某种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中已经积累了一大批被标注为“长诗”的小说:读者最熟悉的是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但远不止这些。我们还可以想起上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散文诗”,以及一些后苏联时期的当代文本。而对待这一现象的矛盾态度不断加深,因为关于“散文诗”的研究、文章和学术著作一直未能阐明这个问题。诚然,该作品确有“长诗”的某些形式特征,但这些特征也同样存在于那些学者或作者并不会称之为“长诗”的文本中。正如一个网络热梗所说:“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好了,可我们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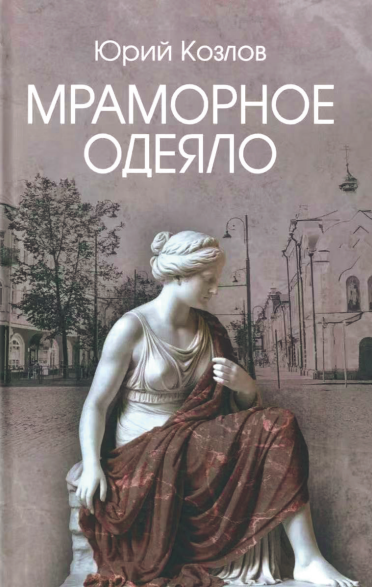
总之,要将某部小说确切地归入“长诗”之列很难,但大致归类还是可以的。小说式“长诗”中的情节性、史诗性篇章通常与抒情内容,即所谓的“插叙”交替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充当“插叙”的是对作家古巴创作的追溯,以及文学家奥杰亚洛夫关于国家及其历史的思考。顺便说一句,这类插叙在小说式“长诗”中既强调了小说的史诗成分,也凸显了其中的讽刺一面。果戈理、叶罗费耶夫和科兹洛夫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在粗俗的、狂欢式的情节开端与细腻的抒情语调的交汇处,“小说式长诗”应运而生。

《大理石被子》完全契合这一传统。

有一座叫别祖斯洛夫的小城,苏联时期曾叫杰米扬斯克(以杰米扬·别德内命名)。它就像谢德林笔下的“愚人城”,处于一种奇特的叠加状态:它是遍布基洛夫街、乌里茨基街和扬·法布里齐乌斯街的穷乡僻壤,又是俄国共济会的摇篮。这里从古至今都在用腐烂的橡果酿酒,同时又与叶若夫(叙述中被赋予了特殊角色)以及大受欢迎的苏联作家古巴的名字紧密相连。当地两位学语言文学的姑娘阿格里皮娜和加利娅正醉心于研究古巴的文学遗产。文学家奥杰亚洛夫也因此来到别祖斯洛夫。故事最初在“外省风情随笔”和“高智商侦探小说”之间摇摆:这位外来的文学家一边应付日常生活,一边寻找古巴可能未曾出版的手稿。他找到了,而且不止一份。但揭开了这个谜底又引出新的谜题,门上的托尔金式月亮字母就是密文,在门背后,一切才刚刚开始。

《大理石被子》如同洋葱般层层叠叠,这些交织的层次使文本极为稠密,无法进行单一解读。

第一层是作家古巴这条线。文中人物研究的是这位死去的幻想家的生平 and 创作,可古巴本人却是文中最具生命力的人物。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要嘴皮子、蛮横无理、胡作非为,像所有机灵的骗子那样推动着情节发展。同时,他又是一个亟待解开的谜,是其他人物需要的“麦高芬”。就像乞乞科夫,周围的人赋予他最荒诞又最矛盾的特质,而在任何一位真正的作家笔下,他自身的形象都是反常矛盾、难以捉摸的。记录他生平的是骗子小说:“给他想个什么形象出来,让全国都震动一下:第二个果戈理,或者是曾在别祖斯洛夫生活和创作,但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的人!看情况而定。往苏联那边靠——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柯切托夫那样的幻想家!按传统那边靠——就是欧亚主义者、反西方派和俄罗斯新道路的先知!”



《大理石被子》俄语版封面

《大理石被子》是一部关于虚构城市“别祖斯洛夫”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因命运安排来到此地。在他所工作的博物馆周围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在市中心广场的纪念碑下面,人们发掘出一封《致后代的信》,信中除了官方文本之外,还包含用隐形的感光墨水写成的密信……

第二层是文学家奥杰亚洛夫的故事。带领读者走向种种谜底的人正是他。如同所有的华生(叙述者),他刻板、严肃、乏味,最重要的是他过于热衷把一切分门别类。正因如此,真相永远不会彻底向他敞开。俄罗斯文化中那些永恒的修

辞性问题——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时代变革中人的生活与命运——也都落在他的肩上。此外,奥杰亚洛夫是一位过分夸张的人文知识分子,因此他的言谈和思想都带着几分怪诞。他无法越过文学的浮标游进生活本身。他与阿格里皮娜和加利娅之间的关系也颇有趣味:两位女性象征性地演绎着两个阵营之间永无了结的对峙,试图将“知识分子”(以奥杰亚洛夫为代表)拉到自己这边。

第三层是叙述者的视角。正是他给叙述蒙上了一层讽刺色彩,让事件失去了神圣光环。如果换一种方式讲述书中的故事,就会诞生一部彻底的阴谋论文本。而叙述者本质上并不严肃,因此这部“长诗”既不会升格为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也不会成为艺术宣言。

第四层则是作者的层面。作者用一层抒情的薄雾,巧妙地中和了叙述者暗含的讽刺性怀疑,使《大理石被子》不止于纯粹的讽刺文学。此外,作者坚持终极真理无法探明,认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理”(哪怕是讽刺的怀疑论者),这使他与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作家



古巴——产生了共鸣。于是,这四个层次闭合起来,构成了艺术的整体性:“读者之所以尊重古巴,是因为他的孤独和对自由的热爱,哪怕这是流浪汉的孤独,是疯子或圣愚的对自由的热爱。奥杰亚洛夫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得出一个结论:人民喜爱古巴,是因为他是粗犷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生命之诗的歌颂者——这是唯一贴近人民、为人民所理解的艺术形式。”

由此,本书的核心前提是——单一诠释是错误的。这种解读多少带有后现代色彩,但也没有办法。是的,我们常常夸大事物的意义,在复杂中寻找深度,而这种复杂有时正是我们自己夸大的。就像佩列文在他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最后一扇门后面并没有令人震惊的东西,但这并非悲观的理由——珍贵的还是通往这扇门的旅途本身。而每一床“大理石被子”都在试图给出某种单一诠释。这被子既不保暖,又可能因其万钧之重重伤他人。但本不该如此。(伊万·罗季奥诺夫,出生于1986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诗人、编辑)



“我决定向中国读者敞开心扉”

□[塞尔维亚]保 阳

就让我们按照西方人所说的 in medias res (拉丁语,直译为“在事物之中”),从故事的中间开始吧。我和我的爱人娜娜抵达浙江西田村时,大约是傍晚五六点。我第一次见到如此安静、如此古朴的中国。

我上一次来到中国时,一位长期合作的出版社编辑忽然问我:“你愿不愿意写一本自传?”

他想知道,一个塞尔维亚青年,是怎样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中文,交给文学翻译的。他还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成长经历,再加上我来自的那个国家——一个虽然与中国有着几十年友谊,却依然让许多中国读者感到陌生的地方——一定会有读者愿意了解。说实话,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件事。这个提议反而让我感到害怕。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故事。恰恰相反,我一直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说。只是,有话可说是一回事,而有人愿意倾听,又是另一回事。至于中国、中国人,究竟愿不愿意倾听我的讲述,甚至倾听我的愿望、我的梦想,我想,把这个答案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文学翻译和写自己的书,唯一的区别在于,翻译的时候,总还有原作者牵着你的手,带着你往前走;而写自己的书时,前面没有任何人。文学翻译渐渐成了我的全职工作,我一直努力想写自己的书,却始终进展缓慢。工作当然是一部分原因,但并不是全部,还有一种更深的疼痛。因为我知道,

这样一本书,注定要我一点一点剖开自己。我已经决定向中国读者敞开心扉。可后来才发现,更难做到的,其实是向自己敞开心扉。

有时候,我甚至害怕写作本身。我害怕那些已经愈合的伤口,会因为写作再一次裂开。于是,我总把拖延归咎于工作太忙。直到有一天,我向鲁敏老师诉苦。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翻译她的作品。我告诉她,工作已经多到我连写一本属于自己的书的时间都没有了。最后,我忍不住问她:“老师,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我?”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去赞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其实是一件有点冒险的事情。因为很可能就会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自己,还能没有你了解吗?”或者说:“那不过是一个外国人的印象罢了。”可我还是想说,至少在我这些年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一种极其珍贵的品质,那就是,他们愿意帮助别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付出,回应别人的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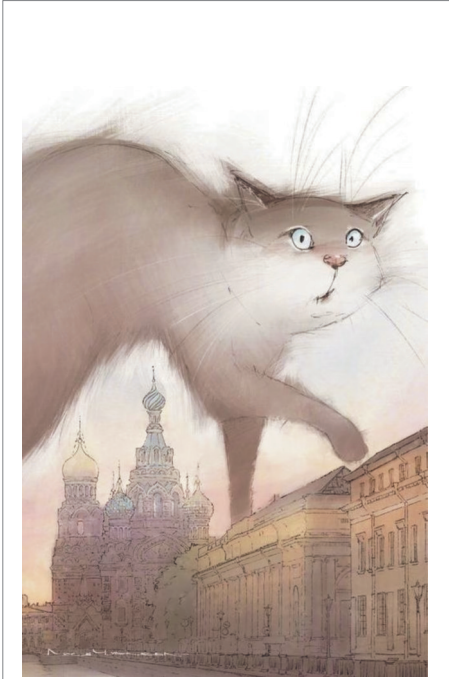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也许你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对于我们这些把人生献给中文、献给中国文学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改变了我们,也治愈了我们。正因为如此,鲁敏老师后来向我推荐了“译者之家”驻留项目,希望我能够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于是,我带着这样的

期待来到中国。

在塞尔维亚语里,“愈合”(zaceliti)这个词,词根本身就带有“重新变得完整”“恢复圆满”的意思。也正因为如此,我始终觉得,没有接纳,就没有真正的疗愈。鲁敏老师愿意帮助我。翻译家黄荭老师和这个项目的人员愿意接纳我,都在欢迎我的到来。对我来说,它们比任何东西都更加珍贵。

我认识了宁波大学的英语教师辛红娟,她也是译者,她翻译过《寂静的春天》。《三体》第一部里曾提到过这本书,因此,我们便从那里聊起。从辛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我一直向往的状态——一个真正热爱自己生活、也热爱自己职业的人的样子。她也让我重新学会珍惜自己——虽然我一直以为,自己已经懂得这一点。而最重要的是,她让我学会了承认事物本来的样子。后来,因为身体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可是一回到我的国家,我忽然又开始向往在中国的生活,想念在中国乡村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个普通的一天吧。坐在咖啡馆露台上,我的中国同行总会认真听我提出的每一个想法。我们彼此平等地交流。在塞尔维亚,我们有一句谚语,叫“站在同一只脚上”。意思就是,彼此没有高低之分。于是,一个上午,就这样在谈笑和讨论中慢慢过去。



俄罗斯插画师 Lucia Chuviliaeva 作品

世界文坛

“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评奖活动的通知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进一步繁荣石油题材诗歌创作,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决定举办“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本次活动以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旨在展现近年来石油石化战线的文学创作成就,激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创作更多讴歌时代主题的优秀诗歌作品。

二、评奖时间和办法

2026年7月至9月。评奖共分两个阶段:
1.征集作品阶段
从即日起,各单位、基层文学组织将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在公开报刊发表或出版的石油题材组诗作品或诗歌集,经审核后上报评奖办公室。
(1)申报人需填写《“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申报表》一式三份,作者签字并加盖推荐单位宣传部门或协会公章。此表需同时提供纸质版与电子版。作品由各单位整理后统一上报评奖办公室,社会来稿自行邮寄。
(2)组诗作品需提供原刊(报)1份、复印件5

份;诗歌集须提供样书3册。

(3)纸质版申报表、参评作品原件及复印件需于2026年8月20日前,以快递方式寄至: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宾街道胜利路1号大庆油田文化集团《石油文学》编辑部,注明“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字样,邮政编码:163458,联系电话:(0459)5990972。电子版申报表发送至:xuqianwen@cnpc.com.cn。

2.评奖颁奖阶段

2026年9月,评委会对参评作品进行评比,公布获奖作品并举行颁奖大会。

三、奖项设置

1.“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单项奖
获奖作品数量视参评作品情况设定,不设等级,择优评定。获奖作品将直接进入“第六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终评,免初评。
2.“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优秀组织奖
授予在征集、组织、宣传、推荐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单位,以及在组织诗歌创作方面成绩显著的单位。由评委会和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提名选出。共评选出2-5个优秀组织单位。

四、参评条件

1.作品须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讴歌石油精神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作品须为2023年7月至2026年6月期间首次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组诗作品或诗歌集。发表和出版方须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报纸、期刊、出版社。组诗作品以首次发表时间为准,诗歌集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出版作品体裁仅限现代诗,不接受多人合集、个人多体裁合集。
3.组诗作品须为石油题材,总行数不超过200行且不少于3首,每人限报不超过3组;诗歌集须以石油题材作品为主。
五、有关事项
1.“中华铁人文学奖”为国家行业文学大奖,是全国石油石化系统最高级别的文学精品奖,由中华文学基金会、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和三大石油公司共同主办。
2.本次活动成立“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组织委员会,邀请全国知名学者、诗人组成专业评委。
“中华铁人文学奖2026年度诗歌奖”组委会
铁人文学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2026年7月24日

文艺报

本报长期直接邮购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零售价: 1.50 元
全年定价: 174 元

国内邮发代号
1-102
海外发行代号
D22

微信扫码
二维码
随时马上订阅

创刊于1949年9月,每周出版三期,每期八版,全彩色。报道中国文艺的重要动态、活动,深入呈现文艺理论探讨和争鸣,及时评论、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品评和分析影视、书画、舞台艺术等领域创作。

零售电话及微信号: 18600547157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6层